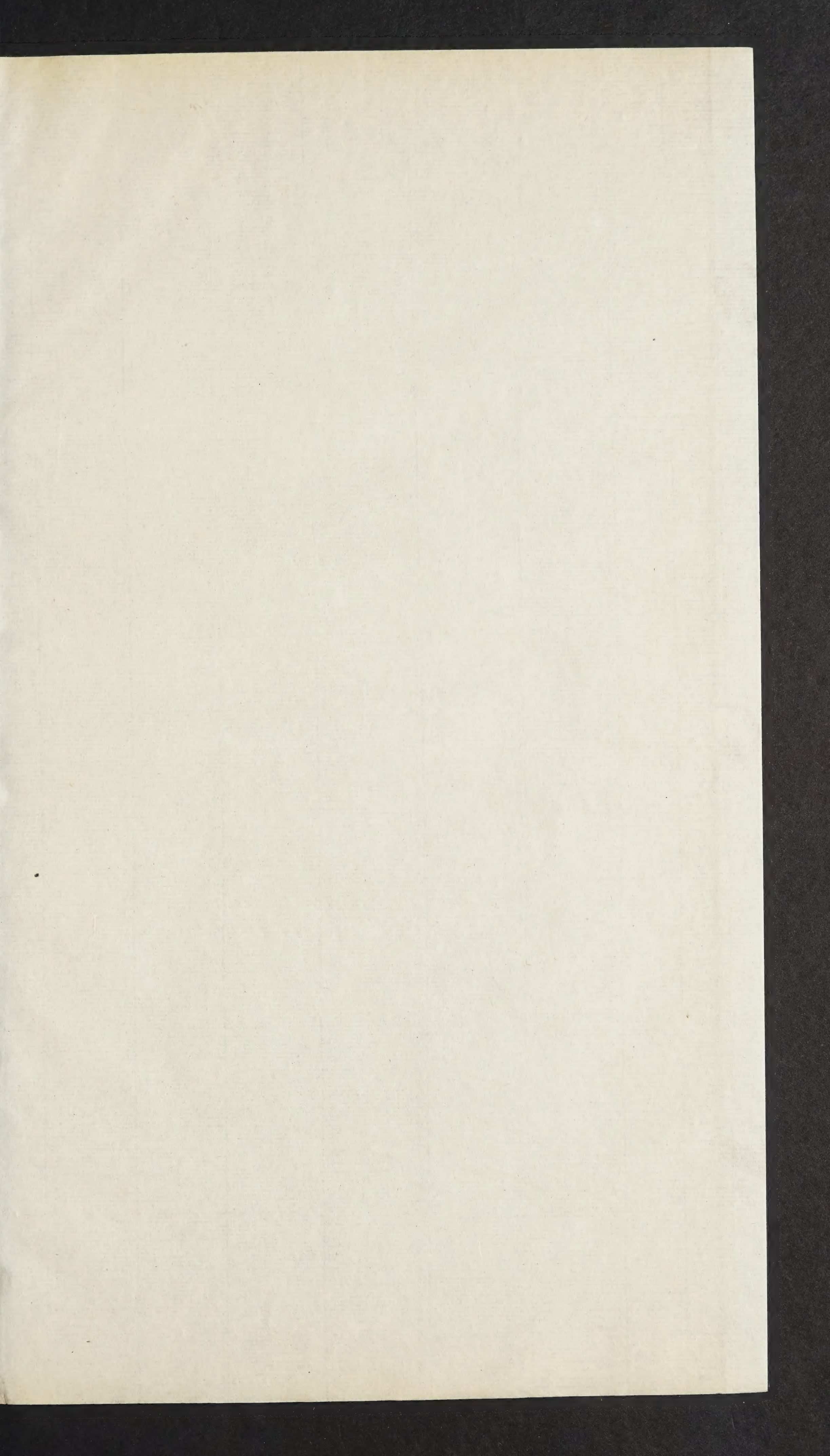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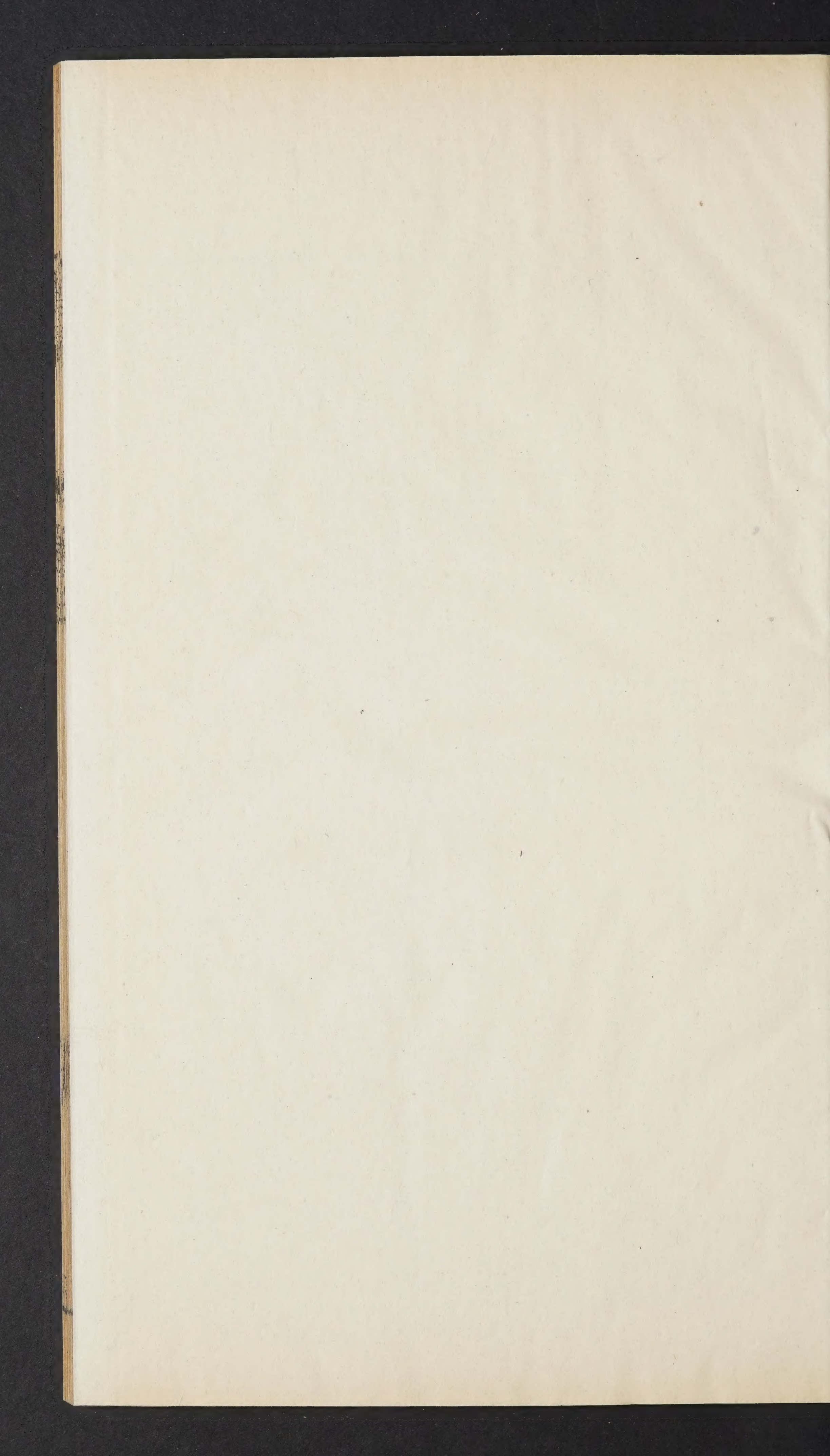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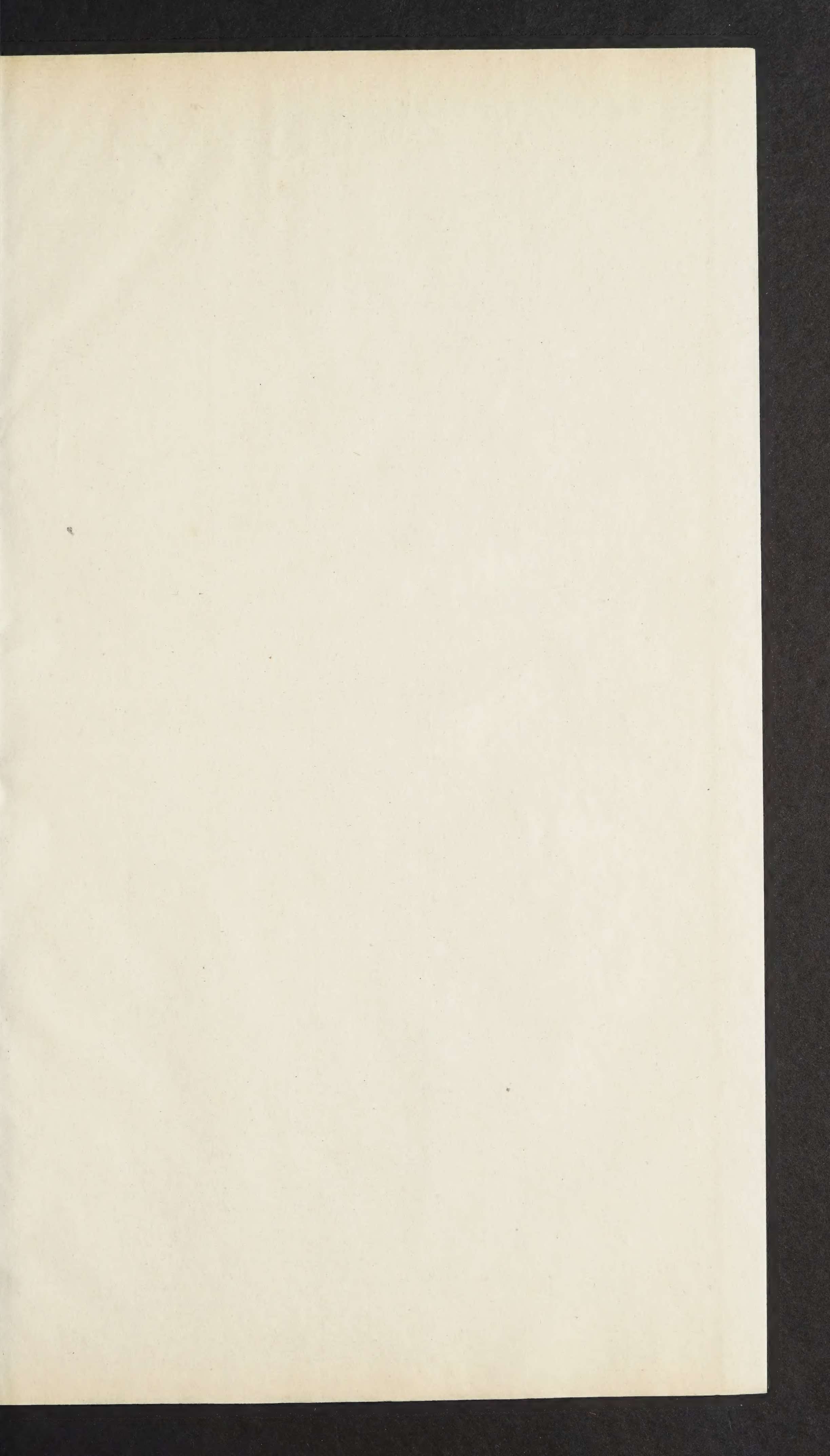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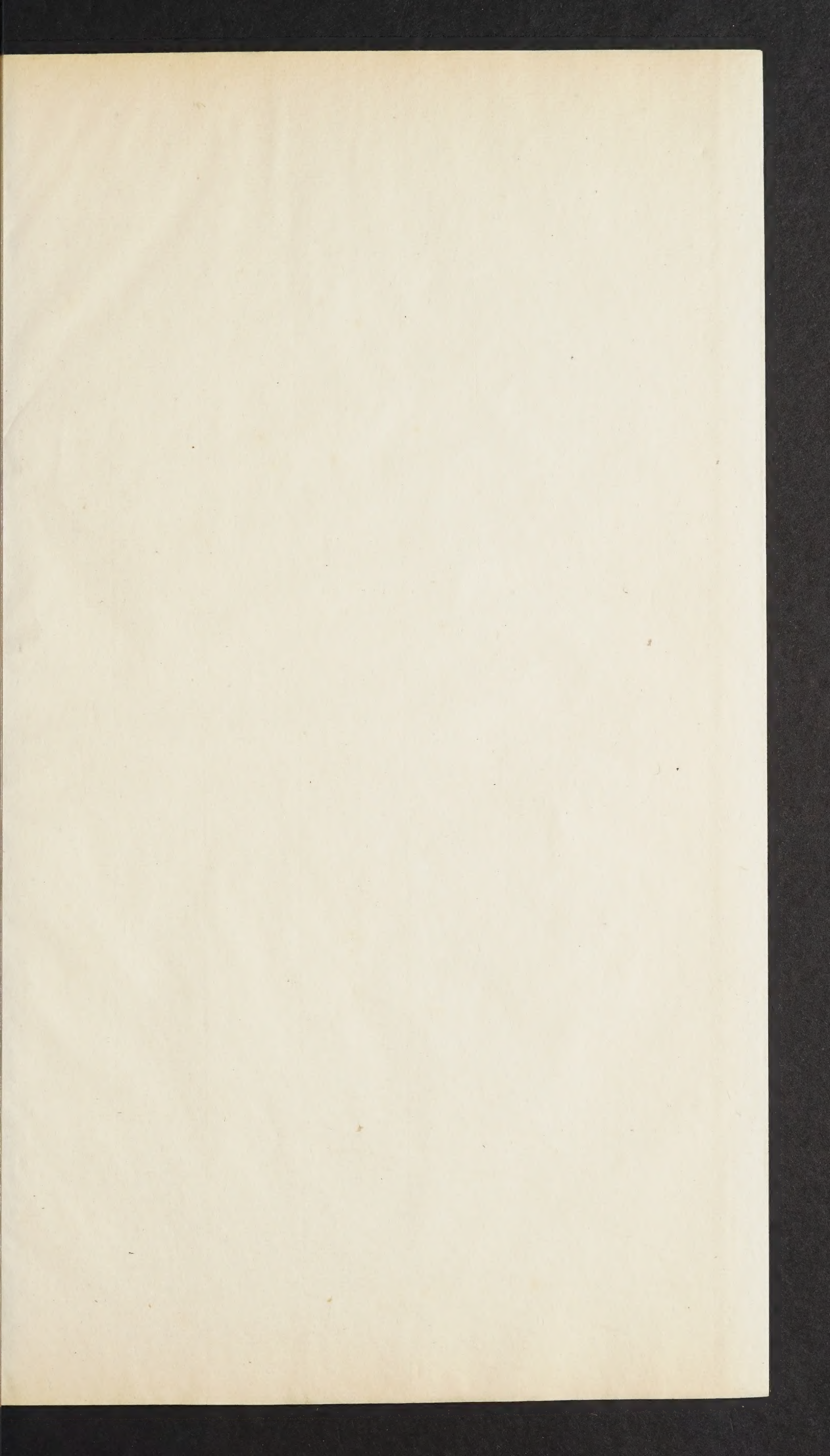










陽明先生入城禦宸濠時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
見前後對士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
焚髪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
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
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
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
傍觀者服其學

陽明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
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
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

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捕各安生理毋作
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
王陽明寄楊邃菴書曰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
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
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
易萬斛之舡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
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
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
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
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

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
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
漢唐葢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
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
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
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
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
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
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
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

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葢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玥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旣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幸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

危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
能也

吉水致仕縣丞龍光謂錢德洪曰昔陽明夫子當
濠之變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
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
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嘆曰宸濠素行
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
以威刼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
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
也但賊早勦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

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

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于門人冀元亨並濟禹
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
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候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
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揷旗號木牌皆是
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
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
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並將在冊功
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
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
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

變之神眞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鋭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潜遯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

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曰天若憫憫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讙譟回風濟禹取香湮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印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鱉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令取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讙慶曰王爺爺還

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

裕乃如此

王文成公勦捕漳寇方略曰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

叅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剿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

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敢備開案内爲

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

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賛畫等官於公

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

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洊至瘴

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

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廻待秋收之後風氣凉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糒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著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

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
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
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
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
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
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
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
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
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
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遠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

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
即令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
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差人
回報　又案行領兵官進勦事宜曰照得福建軍
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
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
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
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
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阸設械

以禦我師其爲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愼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

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各官務要同心協德秉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僨事

錢德洪曰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

施

樊升之曰孫子曰藏于九地之下而動于九天之上愚嘗以爲能動固難而能藏尤難藏之此者愈密而人不可窺則動之彼者愈神而敵不及禦夫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古今之愚吾不得而知也吾見本朝陽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處寧藩也蓋晦其迹而浮其行先生見寧藩寧藩不見先生也雖然此猶不難也當寧之初逆羣閹攻先生不遺餘力先生嘿然已功成而天下害之天下攻先生不遺餘力先生嘿然已闇之

握兵而來及在君側者思奮粉先生不遺餘力
先生嘿然且非獨保其身而已也又保其君非
獨不惰其侮慢而已也又得其士之心當時讒
邁不行羣黨嘿然視呼之未嘗不在側殺而求之
不可得神哉微哉微哉神哉必知此而後能有
濟于天下而豈苟然而已乎中流遇風惟靜而
順乃克有濟當是時舟師神不敢譟而語不敢
譁與齊俱入與汨偕出不須刻而達彼岸豈非
能藏能動之神伎哉悲夫世之君子不知也世
之以君子自命而動欲甘心于小人者吾見無

非躁妄者也彼以小人爲何如哉夫世之能爲小人者皆其才大過人者也其沉鷙堅忍之氣逢時覔世之術乘機遘會之巧吾見每舉天下而從之力量之大也如此此卽其最下者亦必得其君而有其黨千百爲羣必死爲志未易攻也而世輕欲以身嘗之未有不敗者嗚呼是風波可以力爭而虎頭可以試料也吾未見天下之事而可以如此爲也悲哉

楊文襄公一淸以總制同太監張永討寘鐇之亂一日謂永曰宗藩亂易除國家內變將不可測柰何

永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
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不離上傍上一
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又耳目廣欲動搖
得乎公曰公亦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
公　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請　上間語寧
夏事　上必就公問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幷述渠
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
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
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

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發奴喂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
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
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
瑾

楊公繼盛官兵曹郎時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而部
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
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
令俺答愛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
市後他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為三

等五欲整兵爲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　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下大臣議而繼盛遂逮獄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

嘉靖庚戌虜薄城下一時戒嚴無措翰林趙貞吉上
書獻計破虜曰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
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謂宜急遣近侍
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
士開捐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
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
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叅奏其賞功銀兩須差
錦衣衛官校押赴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
發行於是 上即陞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
御史奉勅宣諭城外各營將士貞吉于本月二十

二日酉時領勅二十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揚　上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鸞以爲雨大未可動貞吉曰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今傳聞虜徃白羊口出去白羊等處皆山谿險塞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爲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爲無策今朝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

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之即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即時前去

沈都督希儀初為右江參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詗者耳目徧官府即閨閫中稍動色賊在谿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鎮令熟猺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未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為詗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往往為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

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劉管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賜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瞯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瞯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瞯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

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
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
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
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冥
冥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
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
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
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調之則寂無人
所散遣入他巢大驚已相鬪愈益驚陰調之則老
沈固在叅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

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詗者矣後熟
猺既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饑不敢不往甚而
大雨猺懼失期汨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
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北
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隆慶己巳九月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
兵觀望總兵趙苛棄鎮遠避巡撫李秋副將麻錦
等閉門鎖堡以自全及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
乃上誇功獻捷之疏于時巡按御史燕儒宦及給
事中查鐸等歷陳其失事之由併扶同欺罔之罪

而兵部兵科襲守近年舊套漫然兩可且有庇護
之者　上乃下内閣看詳擬票大學士趙貞吉謂
李春芳曰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
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
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
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
隷又安可不免乎　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
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答　聖主之知遇哉今正
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
之足矣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

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廵按所奏
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
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
立何政不可修又何懼於任怨哉
俺答孫把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騎來降
督撫尚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查
其的否往復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
在于此項據報俺酋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
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

戒勵將士堅壁淸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畢辭敎誡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誓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惟當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能皆實

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
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鷙駒蓄
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人
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
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
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
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又據鮑崇德所傳俺
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強名雖
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
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

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
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即不然而聊以脅從數人塞
責棄質而獲毛賊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今之議
者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
于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
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
與不誠若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
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穡人
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
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逆既入境可

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
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刧質
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
矣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旣
酋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與
酋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惟公審圖之後崇德復
馳虜營俺答徵難我欲先出那吉我竟欲俺答先
獻所虜獲俺答乃獻被擄男婦八十餘人夷性最
躁急又寒餒不猝得那吉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
亟令守備苑宗儒以嫡子苑園圓及其弟宗偉宗

伊質虜營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趙全等皆面縛械
繫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酖死於是始出
那吉遣康綸送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去廵撫方逢
時誡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
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
等入謝疏言帝赦我逋遷奮而建立之德無量願
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楷式及長書表文者江陵
復貽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
人以娼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
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坏之不惟不忠葢亦不智甚

矣議者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
漢之和親宋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
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乞
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
侔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
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官爲開集市場
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遼開原事例
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如桑土之防戒備之慮
自吾常事不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也今吾中

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合如是耳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僕以爲不惟不忠葢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華殿面請　詔行之文以　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因區畫八策屬崇古崇古既得札遂決策許虜條上封貢便宜詔從之俺答貢名馬三十匹封俺答爲順義王餘各封賞有差

至今貢市不絕

張公崌崍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章瞰滑帑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難之輒手撾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公意此必滑人之隸籍錦衣歸取貼辦者而胡狂悖乃爾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公謂是必逮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縶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

曹管草塲被火詔繫都官獄公聞之益信遂延二
賊後堂敬曰吾與君了此事不可令左右聞公乃
令屛左右敬顧西一室問此何室也公曰此賤更
卒夜直所敬拉公左手章擁公背同入室坐坑上
公曰若等旣欲沒耿氏家何不商諸堂中而至此
室也敬撚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客來借公
篋中萬金遂與章出匕首交置公頸曰事成則生
不則有如此匕首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者
非報仇也吾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耶卽不匕
首吾書生孱夫能摶爾耶且爾旣稱錦衣使何乃

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卽出劄記録直指使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辨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柰何槖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卽先刺公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公曰吾卽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

晝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剌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貯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于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速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遠吾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汝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宜若干某也中宜若干共九人符五千

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公又語相曰天使不
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賃故作窶人狀公蓋不
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公又語賊曰爾
旣稱錦衣使而蹻蹐賤卒直所啓外人疑吾即與
爾偕出吾豈能翼飛耶二賊首肯叅假錦衣官體
貌與公揖讓出後堂分賓主坐章假校尉體貌言
官長在不敢坐則擁公背侍立公自計無可脫身
會寒風拂面托言避風與二賊復入室中以示無
他意又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
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橐所屬

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富豪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紿也公乃復高聲語二賊曰吾待僚素厚吾今有罪而僚友不相恤何薄也且天使在彼不當謁見耶陽浮怒之語聞于外少選丞簿各持刺候于後堂二賊又假錦衣體貌互相揖讓而出與之交拜如禮公謂二僚曰吾貸富人金以予錦衣正賴僚友在此明證其事他日償之彼無辭耳二僚乃留不去公謬爲子金狀呼天平几案至公又呼

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以來長几至横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公與二僚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公幸與敬稍隔矣奈章固擁公背不旋踵侍公所公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視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几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兢前故爲發金狀公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公與二僚從前堂出敬趄撲追公不及拔刃刎于樹下章亦將刎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亾命入

京兵爲上狀令太傅陸都督盡付諸理與章等俱
論死磔于市
浙兵馬文英等以月損餉三之二且兼給以錢鼓譟
謀執兵巡使王許之又持刀斧走臺御史吳善言
私署略其黨中裝因擁之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
一時會城各官皆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以
一錢給若諸軍始解散于是善言上書稱不職狀
詔免善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是時浙又有叛民
丁仕卿與韓謹等議欲變火甲法而鄉大夫沈屋
謂火甲不宜罷仕卿怨入骨髓又城中諸民苦火

甲太嚴亦多怨望皆附卿遂聚衆千餘人直走[illegible]
所縱火焚其居并廛旁居人俱鹵略無遺佳亂乘
傳至崇德聞之大驚即檄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
官卿等望見臺御史龐嵩將臨環繞道左稱願罷
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且日具以實告卿等
佯爲解散仍挾城中戸男子一人乘風縱火于是
部使者及布按諸司議請大兵往征之臺御史以
爲不可因察見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事惟
兩人所指麾乃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于是兩人
面縛詣軍門臺御史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

而前謝死罪臺御史曰吾寬假若若得以功除罪何平兩人叩頭願如令于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爲先鋒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豈日不可不早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竝入城臺御史佯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諸軍絶無疑懼皆椎牛誓欲捕仕卿臺御史旦暮坐堂皇趣郡守縣令令其部署戍卒且示良民毋得脅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于是我兵擊其惰氣殊力疾卽行剽所捕獲仕卿等一百五十八人膠致軍門是日梟斬韓謹等五十二人會募以仕卿等一百六

人繫獄且日欲復行刑又念殺戮過慘出仕卿等
以軍法加勞百餘皆後先瘐死獄中臺御史乃密
檄指揮使承勳逮捕文英廷用及每營一人到官
其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大會各官鞫問梟斬轅
門諸軍皆疑畏臺御史復使徐景星等告營中曰
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叩頭謝兵民悉定
或云浙兵曾反汪南明被圍各官狼狽有某都司獨
閉門不出人往問之曰吾罪也乎哉吾任也繼而
人若求之乃呵道往校場坐武廳上呼諸軍至大
言曰某某雖不善待汝輩汝輩皆在吾麾下何得

擅自如此爲首者五六人乃至前跪言所以都司曰非法也斬之言未已而五六首級已在地下卽揭告示稱諸人無罪俱各安心歸伍荅事已預備故其神速如此

尹見心爲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起不知起何年業已困矣屢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遂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得至水面爲杉木桶一個視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抄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從者入而鋸之木

遂斷

尹見心於南中作縣頗有政聲縣民有因其姪巨富欲圖之者一日請至以醞酒勸之醉而拉殺之與其長男謀彌縫之術長男與室人不相能因曰借姦之名并某媳除之不亦可乎父以爲善乃操刀入室斬婦首而并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見心方於二十里外迎上官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汝婦有子女否曰有一女時方數歲見心曰時已暮夜汝且入獄中俟明旦鞫

之乃遣一人卽送獄中更發一票遣人速取某女來審至則攜入衙曰奶奶可予以果食頃臾呼出細問之女乃瀝吐前情取殺人者究之乃頓首服

尹見心爲令時有市民旦臥於城樓大石上身有銀五錢醒而弗見也告之縣見心乃遣皂快數人往挈巨石至縣縣民皆駭之來觀見心因扃其門俱索之果有一人身懷銀五錢予市民覩之果是卽守門軍也

哱拜與其子承恩叛　朝廷命將討之廷臣各舉所知御史梅國禎舉李成梁李如松上俱徵用給事

王德完頗有異議國禎乃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

夏同心討賊以釋羣疑　于是有詔國禎監軍國

禎復上書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以所佩刀賜

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并請得戎服臨陣以身

督戰　上曰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

計議而行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為唐渠東為紅

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早下因募夫築堤至一

千二百餘丈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糗糧者增值予

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庶有事則賊不得

阻絕我饟道賊聞自知為釜中魚皆惶懼國禎以

聞　上乃決意從水攻之策矣于是遂决大壩城
中外深八九尺拜及承恩夜遣賊以小艇赴壩掏
掘求洩水如松等斬首一十四級生獲一人益盡
知城中狀次日城東西崩百餘丈復决大壩甚泛
溢臺御史朱正色詳調船筏擊北關承恩等果趨
北關鏖戰而臺御史等急帥如松等以雲梯攀援
而上擊南關我軍殊疾力梟斬無算益下令增堤
以囘龍火箭焚南城已用臨衝擊大城賊自相殺
承恩馳馬丕逢楊文執之復提兵圍拜私第斬拜
首夏以平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叅遊等官所部
下各數千防守每日工食三分然叅游兵每歲汛
遠出訊而總兵官所轄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
三年五年修船其叅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
半即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
之一俱貯為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
減當修船時另湊處於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
為固然忽巡道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
後稍裁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有
隙乃倉卒允行各兵閧然而譁知張公為院道耳

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堦述其故衆兵俱擁而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嚚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顧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嘵嘵稱舊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汛卻難怪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叅游兵每歲更迭出汛汝寧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叅游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叅游兵之來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

軍兵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等俛首不能對惟曰願爺爺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顧不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稟汝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譁諸人而譁汝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

楊應龍反勢甚猖獗一時道路流言有謂欲攻綦南者有謂欲寇貴陽者紛紛藉藉督臣李化龍以爲

皆不然播酋必且徇赶水盞犯綦合易而犯貴陽
難宜堅壁以待之于是請增官兵凡三萬人分守
綦合甲兵旣具乃率總戎劉綎等十道並發一日
出密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窟也婁山關賊所
爲前門也海龍囤賊所爲人迹不能到天兵不能
加也度酋勢窮必堅塞前門鼠竄于囤上于時諸
將盡爭走前門謂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曰不
然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顧諸公不察
耳是日大戰于牛水塘擊破之殺虜數千人降萬
餘人酋父子果相率走海龍囤諸軍四面重圍應

龍縊死我師擊破囿斬首數千級獲兆龍等數百人檻車翏致長安以其地分爲二郡

樊升之曰鉛刀十割不能斷魯縞及干將莫邪陸剸犀象水搏蛟龍應機立斷駑馬十策不能踰蟻封及騏驥騂驪過都歷塊跨山越海其疾如飛物有同類而異能者信然人之才力相去豈不遠哉漢之鼂賈宋之張寇是也盤根錯節之處危疑震撼之衝投之無不立解觀之者既可喜又可驚騏驥不世出之人也又豈恒有者哉次若張趙若韓翁鋒之所及必于髖髀意之

所指前無結縛是器中之斧斤而藥中之芒黃也世有是疾則宜有是藥詎必貴參芪而少此哉下此則庸人矣天下有事奸民横行震壟趦趄而不敢前天下受其壞何可勝言然後知斯人之貴也

